

存在主义与文学

CTOZAIZHUYI XU WENXUE

X与文学丛书 X与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作为一种方法、一门学科、一个美学体系、一种哲学思潮，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现象学、符号学、阐释学等等，近年来，在我国，已经译介得不少。但是，从文学界想，它们与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或者说，它们关于文学，有哪些观点和见解？它们进入文学，有些什么建树和发现？年来这些西方知识学问的引入，对于我国文学界有两“隔”：一是其与文学隔；二是其与我国文学理论、实践隔。有感于此我们特组织了一套名为《X与文学》的小丛书，收《语言学与文学》《现象学与文学》《阐释学与文学》《符号学与文学》《结构与文学》《存在主义与文学》六本专著，希望在消弭这第一“隔”方面做些工作。但因译者

均是年轻学人，疏漏之处恐在所难免。不过，既应学界之需，却也合“有聊胜于无”之精神吧。

编 者

自序

这部小册子的三部分内容最初是讲演稿。在准备过程中，我选择了手头最好的一些材料加以发挥和自由引述。可惜由于当时没有想到它会成书出版，我未能以通常的方式说明这些材料的出处。对那些给予我助益的人，我已经尽量在书中指明。要是有所遗漏，敬祈谅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绝无意抄袭，而只是竭力清晰和中肯地表述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观点。

此外，书中有不少地方使用了“上帝”一词，我想解释一下这个词在此所意味的含义。斯宾诺莎认为，上帝是统治宇宙的一切自然力量及其产生的现象的总和，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在斯宾诺莎看来，上帝从内部支配人，使每个人都成为人类中的一个独特的实践。你和我不仅仅彼此不同，而且与曾经活着，或者将要活着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同，就象每一片雪花

都与曾经飘落或将要飘落的任何一片雪花都不同一样。人的命运即在于这些个性差异，在于他们心中怀有的潜在的善。每一个人的真实性是他内心里的善，最有可能使人获得幸福和满足的就是找出并且实现这个善。一旦人达到这一步，用基督徒的话说，上帝便与他同在。

导 言

到现在，存在主义和我们在一起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但是仍然有人问——什么是存在主义？他们似乎想要得到一个用一两句话来表述的简单定义。可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你或许可以用一句话阐释人的存在，这是存在主义思想家关心的主题。然而，要是你试图答复那些爱刨根问底的——或坦率地说——那些特别愚蠢的询问者，拿出他们所寻求的简单答案，你必定会枉费心机。你最好还是劝告他们应该自己到存在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去找。

但是，即便在这个源泉里，依然存在某些同样的令人迷惑之处。信奉天主教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在一次演讲中对听众说：

“……每天都有人——通常是一位知识妇

女，但也可能是门房，或者电车售票员——问我何谓存在主义。没有人因为我回避这个问题而表示惊讶。我说这个问题太难也太长，无法诠释。人们能做的只是设法阐明它的要旨，而不是形成定义。”^①

如果说连存在主义思想家自己都觉得难以解答对他们来说理应不成问题的问 题，那么我不得不感到遗憾。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象马塞尔那样，尽最大努力“阐明它的要旨”。为了本书的目的，我选择了“存在主义”一词本身所提供的一个关键思想，即人的存在问题。

^① 莱因哈特：《存在主义者的反驳》，第22页。

目 次

自序.....	I
导言.....	III
人的存在问题.....	1
现代文学：一个警告.....	22
存在主义和现代文学.....	50

人的存在问题

有一个非常美妙的罗马神话，恰可用作我们研究的开端。某日忧虑女神过一条河，发现岸上有一些粘土，于是拿起一块捏了起来。当她还在对着捏成的形象沉思冥想的时候，朱庇特来了。女神请他给这形象一个灵魂，朱庇特当即照办。但他们都想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个新的造物，为此争执不下。这时大地过来了，要求造物采用她的名字，因为是她提供了躯体。于是他们便找农神来裁决。农神说：“朱庇特，是你给予了这个造物灵魂，你将在他死后接收他；你，大地，他死时躯体归你；而最初是忧虑女神制作了这个造物，他活着的时候属于她。至于这个造物的名字，让我们称他为人（homo），因为他是用土地（humus）塑成的。”^①

① 威廉·巴雷特：《什么是存在主义？》，第32页。

正如这段神话所示，人是忧虑和粘土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塑造人时，忧虑女神把某种使人无休止地自忧的因素注入人的本性之中。换句话说，人是这样一种造物，他受到毫无必要的忧愁、不可理喻的怀疑和无缘无故的恐惧的折磨——而他之所以这样正是由其真正的本性使然，因为他是人。我马上就来阐明，这个神话触及到人的存在这一问题的核心。但是要充分理解它的含义，我们先得从几方面对它进行一番考察。

首先，让我们拿这个神话与不久前精神分析学家宣扬的那个神话相比较。奥托·兰克^①说：“出生，就是被掷出伊甸园。”兰克认为，在出生之前，人过着一种极为幸福的生活。然而，除了死亡之外，人的诞生是他最痛苦忧伤的经历。“出生的经历使不能自主的生物非常惊骇，不仅惊骇于与母体的肉体分离，而且惊骇于生理状况的危险和变化。”兰克称之为“原始忧虑（primal anxiety）”。

在兰克看来，“原始忧虑”是所有对死亡、怀疑和犯罪的忧虑的根源，这些忧虑在痛苦的生存中自始至终使他困惑。不仅如此，

^①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1884—1939）。

兰克更进一步说：“不仅人的一切有社会价值的创造，甚至成为人这一行为，都产生于对他出生经历的特殊反应。”^①

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神话里，忧虑女神从艺术家降为接生婆，不过她的作用并没有变。把人推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忧虑女神已经给予他那种可以说明其人性的可疑的神恩，或者说痛苦的负担，即他的永无休止和永不缓减的忧虑。

“生活是一个黑暗的格言(Life is a dark saying),”存在主义伟大的先驱克尔恺郭尔^②写道。他这话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基督徒对这一切似乎应该非常熟悉，因为它含有基督教原罪思想的许多成分。因此，如果我说为不断的焦虑不安和无缘无故的担忧造成的恐惧所烦恼的人，也是某种不可名状的罪恶的牺牲品，我相信没有多少读者会感到惊讶，因为很久以前，基督徒就已经在描述人类堕落的传说中探寻这个罪恶的最初原由了。

基督教神话告诉我们，亚当吃智慧树上果实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意识带来祸端，即他能够知善恶——特别是知道他自己死亡的邪恶。

① 帕特利克·默拉伊：《俄底浦斯神话和恋母情结》，第162页。

② 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1813—1855)。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知识结果酿成巨大的灾祸。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过着恬静的生活。他们彼此和睦融洽，悠然惬意，没有那些自从他们的悲剧性错误之后无人可以逃避的怀疑、恐惧和忧虑。换言之，他们如同小孩和其他动物一样，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过，确切地说他们还不是人，并且，尽管他们的第一次自由选择结果是不幸的，这至少也是他们脱离人前的(pre-human)无意识存在的一个标志。他们反对神权的行动，他们的罪过，也是人的第一步自由的行动，是第一步人的行动。不过这个新自由也造成了祸患，即虽然人的躯体仍然受制于自然，他新获得的意识却已不再限于不加思索地感知自然。

前面有关人类堕落的阐释以及其他许多见解，都来自埃里希·弗罗姆，^①是他引导我用存在主义的眼光观察人。在《为自身的人》一书中，弗罗姆说：“人的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打破了标志动物生存特征的和谐一致，它们的出现使人变成为一个异例，变成为畸形怪物。他是自然之一部分，服从自然规律并且不能改变它们，但他超越其余的自然。他既是自然的

① 德裔美国精神分析学家(1900—1980)。

一部分，又与自然隔膜；他无家可归，却又被禁锢在与一切生物共有的家中。在一个偶然的地方、偶然的时间，他被投入这个世界，而他被赶出去，也是出于偶然。由于认识自身，他知道他的无能为力和存在的局限性。他甚至想象出他的结局：死亡。他绝不可能从他存在的二难矛盾（dichotomy）中解脱出来：他不能停止思想，即便他希望这样；只要他活着，他也就不能摆脱躯壳——并且他的躯壳使他希望活着。”^①

弗罗姆继续说，人的理性既是福分又是祸祟，因为它使人企图解决他自身的存在这个不可解的二难矛盾。换言之，只有人把存在视为他必须解答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人的生命不能在凭本能重复他的人种模式中度过，每一个个人必须创造自己的生活。正如克尔恺郭尔指出的，“成为人不同于成为动物，因为人的个性比他的种性更强”。^②人也不能回到人前状态，即使他希望那样；他必须向前进，发展他的理性，直至掌握自然和他自己。

虽然“人所完成的每一个进程都使他不满意”

① 埃里希·弗罗姆：《为自身的人》，第40页。

② 克尔恺郭尔：《病人膏肓》，第98页注释。

和惶惑，但正是这种惶惑促使他追求新的答案。人并非生性企求进步，是他自身存在的矛盾迫使他一步接一步地往前走。失掉乐园和与自然的和谐之后，他成了永不停歇的流浪者（如奥德修斯、俄底浦斯、亚伯拉罕、①浮士德）；他被迫向前进，并且不断地努力在知识空白处充填答案，以便使未知变成已知。他因渴望绝对和另一种和谐一致——它能够消除使他与自然、同胞和他自己隔绝的祸祟——而极度痛苦，他必须努力克服这种内在的分裂。他感到必须对自己作最后一次估价，必须对他存在的意义作出绝对无疑的解释”。②然而只要人依然故我，他寻求绝对无疑的企图便将毫无结果。

如果我们相信萨特和其他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我们便会同意人不能用绝对无疑的措词概述人的存在是本体论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并不新鲜：我们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阿奎那，并且也许他不仅是匆匆掠过。我们都知道，托马斯的整个本体论基于三个原则，其中的一个

① 犹太人第一个族长和祖先，以撒的父亲。见《圣经·创世纪》。

② 埃里希·弗罗姆：《为自身的人》，第41页及注释。奇怪的是，弗罗姆写这段话时非但没有意识到他与存在主义哲学家在精神和智识上极为相近，他甚至公开地反对他们。

是，“一事物不能在同时既‘是’又‘不是’”；而萨特则以《存在与虚无》为其主要哲学著作的题目。

按照存在主义的见解，每一次悟知到存在的同时，人也悟知到非存在的可能性或“威胁”。换言之，当一个个体意识感知某种异于自身的事物（现存）或存在，而这一事物又存在于自身之外并且不依赖于自身的时候，他也感知到这个事物终究会停止存在的可能性。并且这种非存在的威胁不仅限于外在个体意识的客体。当这种意识感知自身作为存在物的存在时，他也感知到对这个存在的非存在威胁。

如前所述，我期望没有人会因为得知非存在的威胁使人忧虑不已而大为惊讶。人忧虑是因为他痛苦地感知毁灭他宝贵的个性的威胁，并且他无法完全彻底地逃避这个威胁，只除了死亡，但这是他最害怕的。保罗·蒂利希^①认为这种忧虑心态是人的最基本困境，他称之为对命运和死亡的忧虑。但是在蒂利希看来，我们最基本的忧虑心态不仅仅使我们忧虑命运和死亡问题。我们还忧虑于怀疑和毫无意义，也就是说，忧虑于我们所有信仰和理想的非存在

① 德裔美国神学家和教育家（1886—1965）。)

威胁。并且，如同致命的一击，我们对一切活动成果的非存在威胁的悟知，使我们心里产生负罪和受罚的忧虑。^①

现在这一切似乎毫无危害。那么，困难与危险又是怎么占据人的心灵的？

如果读者同意，我期望他认为刚才所言正意味着：在肉体、智识、道德和心灵方面，人永远站在一块颤动的沼泽地里，只要迈出沉重的一步，他便会立刻被绝望的污泥吞没。即使他要逃脱，他也永远找不到坚实的土地。使他成为人的正是使他在存在中不安宁的因素，因为如我们在神话和思辨哲学中所见，人存在的第一个现实便是他的担忧、焦虑、恐惧和负罪感。

人也不能通过过早实现他既恐惧又渴望的死亡来逃避那个困境，因为死亡意味着他的个性或者自我的丧失，而正是这种对丧失自我的恐惧（独一无二的个体非存在的威胁），触及到人的存在不安宁的问题实质。事实上，这种丧失自我是个体可能遭受的最大的灾难，因为人只有完全真实地是自己才能够被认为真正地活着。

^① 散见于保罗·蒂利希的《生活的勇气》中。

但是这似乎造成一个反论，因为存在主义对现代世界中人的评价表明，有很大一部分人确切地说根本没有活着，他们仅仅是存在。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的个性；换言之，他们没有可以丧失的自我。并且，他们非但不渴望得到从未具备的自我，反倒惧怕它，想方设法地逃避它。如果说丧失自我是个体所能遭受的最大灾难，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拚命地逃避它呢？

答案似乎是，虽然人确实害怕死亡，恐惧死亡所意味的丧失自我，但是人还有更基本的害怕，即害怕生命本身。如同奥托·兰克所说，对出生时与母体分离的肉体痛苦的记忆，使个体充满对未来分离的恐惧，不管那种分离是肉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因此，甚至对死亡的恐惧也是基于对生命的害怕，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完全分离的最后行为。

在《逃避自由》一书里，埃里希·弗罗姆阐述人的孤立感怎样由于失去与自然、家庭、种族和宗教的原始联系而增加，那些联系从前曾使人免于陷入人类最可怕的困境——完全的孤独。弗罗姆说，我们现在已经达到这个地步，即我们只有通过完完全全成为自己来克服这种